

## 自叙

人性皆善。要知世无不好之人，其人之不好者，总由物欲昏蔽，俗习熏陶，染成痼疾，医药难痊，墨子之悲，深可痛也。即有贤者，虽以嘉言法语，大声疾呼，奈何迷而不悟，岂独不警于心，更且不入于耳，此则言如不言，彼则听如不听，真堪浩叹哉。正言闻之欲睡，笑话听之恐后，今人之恒情。夫既以正言训之而不听，曷若以笑话怵之之为得乎。予乃著笑话书一部，评列警醒，令读者凡有过愆偏私，朦昧贪痴之种种，闻予之笑，悉皆惭愧悔改，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。因以《笑得好》三字名其书。或有怪予立意虽佳，但语甚毒，令闻者难当，未免破笑成怒，大非圣言含蕴之比，岂不以美意而种恨因乎？予谓沉痾痼疾，非用猛药，何能起死回生；若听予之笑，不自悔改而反生怨恨者，是病已垂危，医进良药，尚迟疑不服，转咎药性之猛烈，思欲体健身安，何可得哉？但愿听笑者，入耳警心，则人性之天良顿复，遍地无不好之人。方知毒语言，有功于世者不小。全要闻笑即愧即悔，是即学好之人也。

石成金天基撰并书目录

笑得好初集扬州石成金天基撰集

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话醒人

虽然游戏三昧可称度世金针

虑二百岁寿诞

一老人富贵兼全，子孙满堂，百岁寿日，贺客填门，老人攒眉似有不乐。众问：“如此全福，尚有何忧？”老人曰：各样都不愁，只愁我后来过二百岁寿诞，来贺的人更添几千几百，教我如何记得清。”

二百年后，几千几百人来贺者，逐位如何迎送？如何款待？

如何答谢？也要预先愁虑，才不痴迷。

屎攘心窝(尾句要愁眉促额一气说，才发笑。)

龙为百虫之长，一日发令，查虫中有三个名的，都要治罪。蚯蚓与蛆，同去躲避，蛆问蚯蚓：“你如何有三个名？”蚯蚓曰：那识字的，叫我为蚯蚓；不识字的，叫我为曲蟥；乡下愚人，又叫我做寒现：岂不是三个名？”蚯蚓问蛆曰：你有的是那三个名，也说与我知道。”蛆曰：我一名蛆，一名谷虫，又称我读书相公。”蚯蚓曰：你既是读书相公，你且把书上的仁义道德，讲讲与我听？”蛆就愁眉说曰：我如今因为屎攘了心窝子，那书上的仁义道德，一些总不晓得了。”

书上载的仁义道德，俱是圣贤教训嘉言，应该力行，为何不行，非屎迷心而何。予见世间不读书的，还有行仁义道德；偏偏是读书人，行起事来，说起话来，专一瞒心昧己，歪着肚肠，同人混赖，所以叫吃屎的蛆为相公，就是此义。

说之不改。变蛆无疑。

黑齿妓白齿妓(要闭口藏齿说，要呲口露齿说，脸上妆得像，才发笑。)

有二娼妓，一妓牙齿生得乌黑，一妓牙齿生得雪白，一欲掩黑，一欲显白。有人问齿黑者姓甚，其妓将口谨闭，鼓一鼓，在喉中答应姓顾。问多少年纪，又鼓起腮答年十五。问能甚的，又在喉中答会敲鼓。又问齿白者何姓，其妓将口一呲音资，答姓秦。问青春几岁，口又一呲，答年十七。问会件什么事，又将口一大呲，白齿尽露，说道会弹琴。

今人略有坏事就多方遮掩，略有好事，就逢人卖弄，如此二娼者，正自不少。最可笑者：才有些银钱，便满脸堆富；才读得几句书，便到处批评人，显得自己大有才学；才做得几件平常事，便夸张许多能干。看起来，总是此齿白之娼妇也。

剩个穷花子与我

张李二人同行，见一抬轿富翁，许多奴仆，张遂拉李向人家门后躲避曰：此轿中坐的，是我至亲，我若不避，他就要下轿行礼，彼此劳动费事。”李曰：这是该的。”避过复同前行，少顷，见一骑马显者，衣冠齐整，从役多人，张又拉李向人家门后回避曰：这马上骑的，是我自幼极厚的好友，我若不避，他看我，就要下马行礼，彼此劳动费事。”李曰：这也是应该的。”避过复同前行，偶然见乞丐花子，破衣破帽地叫化走来，李乃拉张向人家门后躲避曰：此穷花子是我至亲，又是我好友，我要回避他；不然，他看见我不面愧？”张骇然问曰：你怎么有这样亲友？”李曰：“但是富贵好些的，都是你拣了去，只好剩个穷花子与我混混。”

向人说与富贵人如何往来，如何厚密，是大没见识人；即亲友中真有富贵者，频对人说，亦惹人厌谤；何况更有假言诳说的，大为可耻。

愿变父亲

一富翁呼欠债人到家，吩咐说：你们如果赤贫无还，可对我罚誓，愿来生如何偿还，我就焚券不要。”欠少人曰：我愿来生变马，与主人骑坐，以还宿债。

”翁点头，将借帖烧了。又中等欠户曰：我愿来生变牛，代主人出力，耕田耙地，以还宿债。”翁点头，亦将借帖烧了。最后一债多人曰：我愿来生变你的

父亲还债。”翁大怒曰：你欠我许多银子，除不偿还，反要讨我便宜，是何道理？”正要打骂，其人曰：听我实告：我所欠的债极多，不是变牛变马，就可以

还得完的。我所以情愿来生变你的父亲，劳苦一世，不顾身命，积成若大的田房家业，自己不肯享用，尽数留与你快活受用，岂不可以还你的宿债么？”

还要我的饭吃

有父子分居几年，子有余钱，父因老病不能挣家，贫为乞丐，适过子门，有识

者指父问子曰：“此人想必不是你的父亲么，如何全不顾他？”子曰：我虽然是他生的，我而今除不要他的饭吃就够了，难道他自己的饭，还想要我与他吃么？”

世人虽无此等不孝，然而供给不敬者，颇有其人。

称儿子

父子同行，有不知者，指子问曰：此位何人？”父答曰：此人虽然是朝廷极宠爱吏部尚书真正外孙第九代的嫡亲女婿，却是我生的儿子。”三十三字要一气说

胸中有一盘香贵亲，随口定要说出，总不觉羞。

题呼

有一王婆，家富而矜夸，欲题寿材，厚赠道士，须多着好字，为里党光。道士思想，并无可称，乃题曰：翰林院侍讲大学士国子监祭酒隔壁王婆婆之柩。”

相法不准

有人问相者曰：你向来相法，十分灵验，而今的相法，因何一些不应？”相者促额曰：今昔心相，有所不同：昔人凡遇方面大头的，必定富贵；而今遇方面大头的，反转落寞；惟是尖头尖嘴的，因他专会钻刺倒得富贵，叫我如何相得准？”

主试者若非铁面冰心，巴不得人人会来钻刺。

让鼠蜂

鼠与蜂结为兄弟，请一秀才主盟。秀才不得已而往，列之行三。人问曰：公何以屈于鼠辈之下？”秀才答曰：他两个一个会钻，一个会刺，我只得让他些罢！”

不会钻刺的，才是个真秀才。

看写缘簿(要脸色一喜一恼，身子一起一跪，才发笑。)

有一军人，穿布衣布靴游寺。僧以为常人，不加礼貌。军问僧曰：我见你寺中，也甚淡薄，若少甚的修造，可取缘簿来，我好写布施。”僧人大喜，随即献茶，意极恭敬。及写缘簿，头一行才写了“总督部院”四个大字，僧以为大官私行，惊惧跪下。其人于“总督部院”下边又添写“标下左营官兵”，僧以为兵丁，脸即一恼，立起不跪。又见添写“喜施三十”，僧以为三十两银子，脸又一喜，重新跪下。及添写“文钱”二字，僧见布施甚少，随又立起不跪，将身一搦，脸又变恼。

失不礼貌，因无钱，后甚恭敬，因有钱；先一跪，为畏势，后一跪，为图利。世人都是如此，岂不可叹！

哑子说话

有一叫化子，假妆哑子，在街市上化钱。常以手指木碗，又指自嘴曰：哑哑。

”一日拿钱二

文买酒吃尽曰：再添些酒与我。”酒家问曰：你每常来，不会说话，今日因何说起话来了么？”叫化子曰：向日无钱，叫我如何说得话？今日有了两个钱，自然会说了。”

而今纯是钱说话，那里有个人说话。

兄弟合买靴

兄弟二人合买靴一双，言过合穿。及买归，其弟日日穿走，竟无兄分。兄心不甘，乃穿靴夜行，总不睡觉音叫，不几日靴破。弟谓兄曰：再合买一双新的。”兄愁眉曰：不买了，还让我夜间好睡睡觉罢。”

古人说：合船漏，合马瘦。”总之，视为公中之物，全不爱惜；若彼此同心创立，岂不均有大利。

话不应

有人到神庙求签，问道士详断。道士曰：先送下香钱，说的话才灵；若是没有钱，就有说话，一些也不应验。”

人若无钱，就有好话，谁人来听。

臭得更狠(要学手招鼻嗅样，才发笑。)

有钱富翁于客座中偶放一屁。适有二客在旁，一客曰：屁虽响，不闻有一毫臭气。”一客曰：不独不臭，还有一种异样香味。”富翁愁眉曰：我闻得屁不臭，则五脏内损，死期将近，吾其死乎？”一客用手空招，用鼻连嗅曰：才臭将来了。”一客以鼻皱起，连连大吸，又以手掩鼻蹙额曰：我这里臭得更狠。”放一屁，即如此奉承，若做他事，不知又当何知。

红米饭

一人有丧，偶食红米饭，一腐儒以为非居丧者所宜，问其故，谓红色乃喜色也。其人曰：红米饭，有丧食不得；难道食白米饭的，都是有丧服么？”

迂人往往以非理之事，乱行责备，宜以丧服答之。

戏太冷清

有设优酌款愚亲家而演《琵琶》者，既十余出，其人嫌无杀阵，怒见于色曰：戏太冷清。”主家阴嘱戏子，复装武戏，杀阵甚酣，其人大喜，顾主翁曰：这才是的，我不说也罢，只道我不在行了。”

每每假在行，自己还夸张。

讨饭

一富翁有米数仓，遇荒年，乡人出加一加二重利，俱嫌利少不借。有人献计曰：翁可将此数仓米，都煮成粥借与人，每粥一桶，期约丰年还饭二桶。若到丰

收熟年，翁生的子孙又多，近则老翁自己去讨饭，若或远些，子孙去讨饭，一些不错。”

大不便宜

一人值家费，纯用纹银。或劝以倾八九呈银杂用，当有便宜。其人出元宝一锭五十两，托倾八呈。人只倾四十两付之，而赚其余。其人问：银几何？”对曰：四十两。”又问：元宝五十两，如何倾四十两？”答曰：此是八呈银，五八得四十，一毫也不错。”其人遽曰：我误听了你的说话，用色银，真正大不便宜。”

用色银的，展转归之穷人，甚是可怜。即少有便宜，亦被人暗里算去；人或不算，少不得上天加倍扣除。大不便宜的话，千真万确。

烧蚂蚁用邻箕(要一头念佛，一头说，才发笑。)

有一家婆，手持数珠，口中高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随即叫云：二汉二汉，锅上的蚂蚁甚多，我嫌他得很，把火来代我烧死些。”又高声念云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随又叫云：二汉二汉，你代我把锅下的火灰巴去些，粪箕莫用我自己家里的，恐怕烧坏了，只用邻居张三家的。”

如此杀心，如此私心，虽每日念佛万遍而罪过仍在。全要心口相应，才有功德。

吃人不吐骨头

猫儿眼睛半闭，口中呼呀呼呀的坐着。有二鼠远远望见，私谓曰：猫子今日改善念经，我

们可以出去得了。”鼠才出洞，猫子赶上，咬住一个，连骨俱吃完。一鼠跑脱向众曰：我只说他闭着眼念经，一定是个良善好心，那知道行出来的事，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。”

有个会念经，也会行坏事。有个不念经，也不行坏事。请问高明人，谁是谁不是？不论经不经，只论行的事。

连我才得三人

一士谓人曰：自古至今，圣人最难世出，当初盘古王开天辟地，生人生万物，谁人比得他来？我要让他。”乃屈一指。“其后孔夫子出类拔萃，诗书礼乐，为万世师表，那个人不敬服他？我只好让这第二个。”乃屈二指。“自此二人后，再没有屈得吾指的。”默想良久，点头曰：是呀，你说圣人难不难，并连我才得三个人！”

大言不惭，高自称许，吾知其极厚的面孔。

少米少床

贫人对众客自夸曰：我家虽不大富，然而器物件件不少。”乃屈指曰：所少者

，只是龙车凤辇。饮食样样俱有。”乃屈指曰：所无的，只是龙心凤肝。”旁边有小童愁眉曰：夜里床也没得睡，地下困草铺，今日晚饭米一颗也没得了，还在人面前说天话！”其人仰头想一想曰：是极，是极，我也忘了，我家里到底件件俱有，所少的不过是龙心凤肝晚饭米，龙车凤辇夜里床。”

出气

一不肖子常殴其父，父抱孙不离手，甚爱惜之。邻人问曰：令郎不孝，你却甚爱令孙，何也？”答曰：不为别的，我要抱他长大了，好替我出气。”

疮痛

有人腿上患一毒疮，甚是疼痛，叫喊不止。忽在壁上挖一洞，将腿放入穴内。人问其故。患人攒眉曰：这疮在我腿上，我自己痛不过了，所以挖个壁洞伸过去，也等他好往别人家里疼疼去。”

己害思欲脱人，殊不知害仍在己，丧心何益。

案此又见《雪涛小说》任事条。

方蛇

有曾遇大蛇的，侈言阔十丈，长百丈，闻者不信。其人遽减二十丈，人犹不信。递减至三十丈二十丈，遂至十丈，忽自悟其谬曰：阿呀，蛇竟长方了。”

世有虚语，未有不被人识破，奈不能自悟何。

大澡盆

有外路二客相会，各说本处的奇事。一客曰：敝处有洗澡盆，可容得千余人在内沐浴。”一客曰：此盆还不算奇；敝处有一竿竹子，长得上住天，下住地，目今天上长不去，反倒转下来弯着朝地长，才为奇事。”客问曰：那有这等大竹？”客曰：若没得我这根大竹子，怎得能够箍你的这等大澡盆？”

有此附和人，方可说此大话，也只好哄得自己。

代哭(要学哭声，才发笑。)

扬俗丧家开吊，用妇女哭于棺旁，孝子多雇觅邻妪代之，久而颇倦，因哭曰：想来干我甚事呀？”客闻声而尤之曰：就是雇来的，既然得了人家的银钱，也不该如此哭法？”妪闻而易其哭曰：想来又干你甚事呀？”

皮匠讼话(要学苏州话，手装样，才发笑。)

两皮匠涉讼，一友问之曰：你家讼事如何了？”匠曰：他手脚好，通了线索，把里边托好了，幸而见官时，他的舌头上打起砵音掌子来，被我细针密线介一说，官府也弗敢蛮撞，竟免供逐出，被我打仔个湾子，祠候渠出来，排仔渠介两记哉！”

两脚桌子

一人做桌，要省木，匠迎其意曰：只做二脚，倚楹而用，可也。”一夕月明

，欲移放庭中，难于安顿，召匠责问。匠曰：你在家里，可以省得，若在外边，却如何省得？”

做两脚桌的，如何还想赏月。

独脚裤子

有命裁缝做裤者，以丈尺太多不从。末一工知意，曰：我只用六尺，足够做。”其人大喜。及至做成，乃是独脚裤子，穿起彳亍音赤触，小步也难走，对工人大笑曰：省倒省了，只是一步也行不去。”

做独脚裤的，如何还想出门。

我不见了

一呆役解罪僧赴府，临行恐忘记事物，细加查点，又自己编成二句曰：包裹雨伞枷，文书和尚我。”途中步步熟记此二句。僧知其呆，用酒灌醉，剃其发以枷套之，潜逃而去。役酒醒曰：“且待我查一查着，包裹雨伞有。”摸颈上曰：枷，有。”文书，曰：有。”忽惊曰：噫呀，和尚不见了。”顷之，摸自光头曰：喜得和尚还在，我却不见了。”

案此条又见《应谐录笑赞》。

笑话一担

秀才年将七十，忽生一子，即名曰年纪。未几，又生一子，似可读书者，因名曰学问。次年又生一子，笑曰：如此老年，还生此儿，真笑话也。”又名曰笑话。及三人年长无事，俱命入山打柴，及归，夫问曰：三子之柴孰多？”妻曰：年纪有了一把，学问一些也无，笑话倒有一担。”

有年纪而无学问，已是笑话，何况更有笑话乎！

一张大口

两人好为大言，一人说：敝乡有一大人，头顶天，脚踏地。”一人曰：敝乡有一人更大，上嘴唇触天，下嘴唇着地。”其人问曰：他身子在那里？”答曰：我只见他一张大口。”

大舌乌龟

一人将肝油在井边洗，误落一块肝于沟内，一乌龟见而吞之，肝大口小，拖露于口外。一人见而讶之曰：你们快些来，好看这大舌头的乌龟。”

说大话的面目，全亏一个硬壳替他藏躲。

还我原面孔

一人赴饮，自家先饮半醉，面红而去。及至席间，酒味甚淡，越饮越醒，席完而前酒尽无，将别时谓主人曰：佳酿甚是纯醪，只求你还我原来的那样半红脸罢。”

撒不来(要学男人醉样，女人娇骂，才发笑。)

有惯撒酒风人，不论饮多饮少，只是要撒。其妻恨之。一日，在家索酒吃，妻与浸苕麻水饮之，未几，亦手舞足蹈起来。妻骂曰：天杀的，吃了浸苕麻的水也撒酒风。”顷之，其人大笑曰：“我也道今日如何这等撒不来。”

酒醉之人，鲜有坠水食粪者，可见撒酒风的，都是倚风作邪。

试问次日见人，可惭愧否？

归去来辞(要先惊忙，后缓慢，才发笑。)

一人中口偶读古文曰：临清流而赋诗。”旁有一人急忙问曰：何处临清刘副使？为甚的不早些对我说？让我好奉承奉承结交他。”其人曰：此乃《归去来辞》。”这人改颜缓说曰：我只道他是个现任的官儿，若是这个归去来辞的官儿，我就不理他了。”

为问门前客，今朝几个来？真可浩叹！

面貌一样

一人抱儿子在门外闲立，旁有一人戏之曰：可见父子骨血，真个是一脉，只看你这个儿子的面貌与我的面貌就是一般无二。”抱子者答曰：你与这儿子原是一母生出来的弟兄，这面貌怎么不是一样的？”

我讨人的便宜，岂知人讨我的便更重。古云：讨便宜即是吃亏的后门。”许多失便宜事，俱从此起。

烂盘盒

昔有一官，上任之初，向神发誓曰：左手要钱，就烂左手，右手要钱，就烂右手。”未久，有以多金行贿者，欲受之，恐犯前誓。官自解之曰：我老爷取一空盘盒来，待此人将银子摆在内，叫

人捧入，在当日发誓是钱，今日却是银，我老爷又不曾动手，就便烂也只烂得盘盒，与老爷无干。”

官府受贿，必致屈陷良善，刑罚无辜。此等坏心钱，虽然赚来，吾恐手未烂而心先烂矣。

誓联

昔有一官到任后，即贴对联于大门曰：若受暮夜钱财，天诛地灭；如听衙役说话，男盗女娼。”百姓以为清正。岂知后来贪污异常，凡有行贿者，俱在白日，不许夜晚，俱要犯人自送，不许经衙役手，恐犯前誓也。

再出恭

村庄农人，不知礼，来至儒学殿前撒粪一堆，学师闻之，怒送县究。县官审问：因何秽触圣人？”村农曰：小人上城，每日皆从学前走，一时恭急，随便解手，非敢亵渎圣人。”官曰：你愿打愿罚。”村农畏打，曰：小人愿罚。”官曰：该问不应，纳银一两五钱，当堂秤下，不须库吏收纳。”村农取出银一锭



，约有三两，禀官曰：待小人去剪一半来交纳。”官曰：取来我看。”见是纹银一锭，就和颜悦色先将银子慌忙纳入袖中，对村农曰：这锭银子，不须剪开，当我老爷说过，准你明日再到学殿前出一次大恭罢。”

得了钱，便再犯一次法，也可宽恕，何况出恭小事。

案此又见《嘻谈初录》，彼作生员事。

### 旧例

官解任，有众老置酒来请脱靴，官曰：我在这地方上，并无恩惠及民，何敢当此。”众曰：这是旧例，不得不行。”

虽是旧例，也要百姓乐为，但居官者，此时自返于心，实无恩惠及民，而民来脱靴，岂不自愧。我每见有等官长，才闻离任之信，百姓的恨骂之声，便满街满巷，官之贤否可知矣。吾愿居官者，平昔留心爱养，断不可悔后自愧也。

### 书是印成的

一子喜游荡，不肯读书，其父怒闭一室，传送饮食，教令眼睛仔细看书，心思仔细想书，如此用功，自然明白。过了三日，父到房内，看其功课，子对曰：蒙父亲教训得极妙，读书果然大有利益，我才看得三日书，心中就明白了。

”父喜问曰：明白了何事？”子亦喜曰：我一向只认这读笑得好的书，是用笔写成的，仔细看了三日，才晓得一张一张的书，都是印板印成的。”

今人读书，全不将圣贤言语，体贴身心，却专在字句上用功，虽读万卷，有何益处？原与此认印书之人一般无二。

### 三十而立

师出“三十而立”的破题，令二生做，一生作破曰：两个十五之年，虽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焉。”一生作破曰：年过花甲一半，惟有两腿直站而矣。”

文不在义旨上运思，却专在字句上着笔，皆此二生之类也。

### 大字

父教儿识“大”字者，复以“太”字问之，儿不识，父曰：此太公的“‘太’字。”他日又以“大”字问之，儿识了一会，点头曰：是了，这是外太公的‘太’字。”

### 扞字

或问扞刷的“扞”字如何写，其人写作“皿”字应之，或曰：此是器皿的‘皿’字，恐怕不是么？”其人即用笔将“皿”字下尽一头拖长曰：如此样子，难道还不像扞刷么？”

### 不吃素

有僧同至人家席上，主人以其出家，乃问曰：师父可用酒否？”僧笑曰：酒倒也用些，只不吃素。”

### 听见铃声

江边一寺，有僧在内讽经，忽听见殿角的铃声响动，遂连声叫徒弟曰：徒弟，徒弟，铃声响得紧，风起得大，江中自然有翻的船；我在这里念经拜佛，不得工夫，你快些代我去，捞多少衣物来，若淹的人不必救。”

### 想出欠帐

禅师教徒曰：大凡出家切不可懈惰，必要静坐参悟，才得明心见性。”其徒领诺，坐了一会，走来喜对师曰：蒙师指教，果然大有利益。我方才静悟不多时，就将十余年前，人该我的欠帐，虽三分二分的小事，都想将出来；待我去上紧的同人打骂，讨出银子来，送与师父买东西吃，好为奉谢。”

### 愿换手指

有一神仙到人间，点石成金，试验人心，寻个贪财少的，就度他成仙，遍地没有，虽指大石变金，只嫌微小。末后遇一人，仙指石谓曰：我将此石，点金与你用罢。”其人摇头不要。仙意以为嫌小，又指一大石曰：我将此极大的石，点金与你用罢。”其人也摇头不要。仙翁心想此人，贪财之心全无，可为难得，就当度他成仙，因问曰：你大小金都不要，却要甚么？”其人伸出手指曰：我别样总不要，只要老神仙方才点石成金的这个指头，换在我的手指上，任随我到处点金，用个不计其数。”

只要这手指，敌过别样万千，此人眼力不错。

### 限定岁数

一老翁年登百岁，有庆寿者祝曰：愿吾翁寿过一百二十岁。”翁大怒曰：我又不会吃了你家的饭，为何限定我的岁数，不许我多过几百年？”

人心难足，百岁上寿，既至百岁，则又思再倍于前，少亦不喜，即过千万年，还说不多。

### 情愿做儿

一老翁形容枯槁，衰朽不堪。人但说他衰老，他便恼恨不已；人但夸他少嫩，他就喜欢不了。有一人知其意，乃假言讨他便宜曰：老翁虽然须发尽白，而容颜娇嫩，不独可比幼童，竟与我新生的孩儿皮肤一样。”老翁大喜曰：若得容颜能少嫩，老夫情愿做你儿。”

唐伯虎曰：休逞姿容，难逃青镜中。”李笠翁曰：欲识容颜惟照镜，人言不老是庾词。”予谓惯喜说人不老者，谄也；惯喜人说不老者，痴也；朱颜绿鬓，倏而变为鸡皮老人，岂不惨伤。

### 不得死

有祝寿曰：愿翁寿如松柏。”翁愁眉不喜，曰：松柏终有枯时。”又有祝寿曰：愿翁寿比南山。”翁也愁眉不喜，曰：山也终有烂时。”二人问曰：松柏南

山，如此长久，俱不喜欢，请问翁意如何，才得如愿？”翁点头曰：依我的心愿，不论过几千几万年，只是不得死。”

人人本有长生药，自是迷徒枉摆抛。

心在肩上

一拳师教徒拳法曰：凡动手，切不可打人的肩上，若误打一拳，就要打死。

”徒问：如何这等利害？”师曰：你还不知么？当初的人心，都在胸中，虽然有偏的，不过略偏些儿；而今的人，把自己的一个心，终日里都放在肩头上，若一拳打着他的心，岂不打死。”

或曰：心在肩的人，就该打死，何必怜惜。”师曰：这人不久就有恶死的果报，何必等我的拳打。”

钩人骨髓

有人对厚友曰：天下的人心，无如我的心直。”友人点头曰：你的心果然直，只是多了一个尖锋，如同锥子，时常要钉人的脑子。”其人怒曰：我虽然心是锥子，强似你的心如锥子又转弯，竟成个钩子，日日只要钩人的骨髓。”若有如此心肠，披毛戴角，断难免也。

心坏通

有两个恶人同居，齐患背疮，请医人医治。医人看了一个，又看第二个，大惊曰：那个人的心害坏些，还可医治，这个人的心，竟坏通了，叫我如何医得好。”

好言不听，说之不改，即心坏通之人也。

山灰蚊肝

甲乙二人相遇，各有恼怒之色。乙问甲曰：请问兄面上为何有怒色？”甲曰：我虽身居中国，耳却能听万里。我方才静坐中，因听见西天有一个和尚，在那里诵经，我嫌括噪，我喝住他

莫诵，那和尚不采我，不肯住，我一时间怒起，就将一座须弥山拿在手里，当一石块掼去撞他。谁知那和尚，值山坠来的时候，他只把眼睛一目祭，将手抹一抹，口里说曰：那里飘来的砂灰，几乎眯了我的眼睛。’说完仍旧去诵经，究竟不曾打着他丝毫，叫我无法治他，岂不可恼。”因问乙曰：你也着恼，却是为何？”乙曰：我昨日有一客到我家来，无物款他，捉了一个蚊虫，破开蚊虫的肚腹，取了蚊子的心肝，用刀切作一百二十块，下锅炒熟奉他。岂知那客人，吃下肝去，噎在咽喉里不上不下，只说我肝切大了，怨恨着我。而今还睡在我家里哼个不住，岂不可恼？”甲曰：那有这等小咽喉？”乙曰：你既然有这等听西天的远耳朵，容须弥的大眼睛，难道就不许我有这等噎蚊子心肝的上咽喉么？”

赞姓

二苏州人路遇，一问尊姓，一曰：不敢，在下无姓。”曰：人岂无姓？”曰：介便是《百家姓》上小小一个菲姓。”曰：姓舍？”曰：姓张。”又问：令尊何姓？”曰：也姓张。”赞曰：妙得介世哉，难得一门都姓张！”要学苏州人说话，才发笑

谦得无谓，赞得更无谓，的是对手。

麻雀请宴

麻雀一日请翠鸟大鹰饮宴。雀对翠鸟曰：你穿这样好鲜明衣服的，自然要请在上席坐。”对鹰曰：你虽然大些，却穿这样坏衣服，只好屈你在下席坐。”鹰怒曰：你这小人奴才，如何这样势利。”雀曰：世上那一个不知道我是心肠小、眼眶浅的么。”

敬衣不敬人，遍地皆是，可见都是麻雀变来的。

狗咬

有人问乞丐曰：狗子为何看见你们就要咬呢？”乞丐曰：我若有了好衣帽穿戴，这业障也敬重我了。”

肚(音飒，塞隙之木也。)

一主人自己吃饱了饭，只将些少饭与仆吃个半饱，叫他跟随远出。仆曰：我路上倘若饿了，那里去寻饭吃？”主人听说，取绳一条，木一个，对仆曰：有了这两件，就是你吃饭家伙了。但只是路上行走的人多，你若是说出肚里饿来，旁人听见，岂不笑话？你只对我说肚里有些了，我就知道，好来代你作法。你也不必多问，包人不饿便了。”吩咐完，就叫跟随出门。其仆无奈，只得依从。行了半日的路，奴喊主人曰：小人肚里有些了。”主人恐路上人听见，就连连答曰：“我晓得，我晓得。”随用绳子将仆人的肚子紧紧束起，对仆曰：如此束紧，自然不饿了。”走不多远，仆又高喊曰：肚里又有些了。”主人又连连答曰：我晓得，我晓得。”乃将木一个塞于绳内，拾起路上的砖块向上敲入，曰：这样紧切，难道肚里还要饿起来不成？”又走不多远，仆人又高喊曰：我肚里又有些不好得很了。”主人大怒，将绳解下曰：你这饿鬼奴才，快些到别家去罢。我既然有了这一付好家伙，不愁没得人用。”末几句，要怒声说，才发笑

只管衣服

有人到一家厅上会话，见一仆人捧茶出来，浑身竟无衣服，只有瓦二片，用绳束于腰胯，将下身前后遮盖。主人怒曰：有客在堂，这奴才为何将这粗厚衣服穿出来，成何体面？快去换轻软衣服来，好见客。”仆人答应去了。少刻，仆人将瓦解去，又将荷叶两块束在下身出来。客见而谓主人曰：尊府的用度太奢

华了，恐非居家所宜。”主人曰：舍下并不奢华。”客曰：不要说别的事，只是你家的小伙，又有粗厚衣服，又有轻软衣服，何况别的事么？”主人曰：这小伙，当日到我家来的时候，说过在先，是他自己家去吃饭，我只管他的衣服？若再不肯与他穿一套换一套，怎的存留得他住。”

喝风屙烟(喝音合，口吸也。)

一富翁不用奴仆，凡家中大小事务，都是自己亲为，劳苦不堪；因有几个朋友，劝他雇一奴仆使唤，可以安逸。翁曰：我岂不知用个奴仆甚好，但只怕他要我的工钱，又怕他吃我的饭，我所以宁可自己劳苦，不肯雇人。”旁有一人知其意，假说曰：我家有一仆，并不要工钱，又不吃饭，且是小心勤力，我送与老翁白白服侍，还肯收用否？”翁曰：若不吃饭，岂不饿死？”人曰：我这仆，因幼时曾遇着神仙，传他一个喝风屙烟的法子，所以终日不饿。”翁听罢，想了一会，摇头曰：我也不要。”人问：因何又不要。”翁曰：你说这仆能喝风屙烟，但我寻一个人，就要一个人的大粪灌田，既是屙烟，自然少一个人的粪灌田，我所以也算计不来。”

不吃饭，又屙屎，其屙的屎，不但可灌田，还要此老吃得，才是如意。

狗吃屎

或问：狗子因何能吃骨头？”答曰：因他肚里有化骨丹，所以能吃骨头。”又问：狗子因何好吃屎？”答曰：因他肚里不明理，所以好吃屎。”

昧着良心做事的必变吃屎之狗。

折钱买饼

有一富人极吝，欲请师教子，又舍不得供膳，欲得先生不吃酒肉饭食者方可。后有一先生，喜甘淡泊，每日惟吃粥三餐，有人荐来。翁闻而沉思半晌，对先生曰：且莫造次，只这煮粥也费事，到不如每顿粥，我情愿折钱二文，与先生买两个烧饼吃，若是先生食量小的，还可以省下一文钱来上腰，岂不两便？”

教诗

师怒主人不请，俟学生到馆，悻然急口而教其书曰：春游芳草地。”徒含泪强读，然已解师意，读过乃云：父亲——。”师曰：父亲怎么？”徒曰：买肉。”复略缓教第二句曰：夏赏绿荷池。”徒犹不能随读。又问：汝父买肉做甚？”徒曰：说请先生。”师怒少霁，遂缓教第三句曰：“秋饮黄花酒。”又问：几时请我？”徒曰：就在今日。”师乃大喜，缓缓明白教第四句曰：冬吟白雪诗。”

老虎诗

一人向众夸说：我见一首虎诗，做得极好极妙，只得四句诗，便描写已尽。

”旁人请问。其人曰：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，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。”旁人又

曰：既是上二句忘了，可说下二句罢。”其人仰头想了又想，乃曰：第三句其实忘了，还亏第四句记得明白，是狠得狠的意思。”尾一句，要咬牙摇头的说，才发笑

古人说得好：宁在人前全不会，莫在人前会不全。”若有学问，不妨讲说；如或有头无尾，不如不说。

### 人参汤

有富贵公子，早晨出门，见一穷人挑担子，卧地不起，问人曰：此人因何卧倒？”旁人答曰：“这人没得饭吃，肚饿了，倒在地上歇气的。”公子曰：既不曾吃饭，因何不吃一盏人参汤出门？也饱得好大半日。”

晋惠帝御宴，方食肉脯，东抚奏旱荒，饥民多饿死。帝曰：饥民无谷食，便食这肉脯，也可充腹，何致饿死？”与此即同。

### 四时不正

一富翁冬月暖阁重裘，围炉聚饮，酒半汗出，解衣去帽，大声曰：今年冬月如此甚暖，乃四时之不正也。”门外仆人寒战，答曰：主人在内说四时不正，我等门外衣单腹饿，寒风入骨，天时正得很呢！”

案此条又见《雪涛谐史》。

### 答令尊

父教子曰：凡人说话放活脱些，不可一句说煞。”子问：如何叫做活脱？”此时适邻家有借几件器物的，父指谓曰：假如这家来借物件，不可竟说多有，不可竟说多无，只说也有在家的，也有不在家的，这话就活脱了，凡事俱可类推。”子记之。他日有客到门，问：令尊翁在家么？”子答曰：也有在家的，也有不在家的。”

### 说官

一官恼闷，旁有衙役向同伴作歇后语曰：这个馊头判儿狗头狗呢。”盖说官恼二字也。官闻怒曰：你何不说吏部天儿珍珠玛瑙呢？”

### 长生药

一医生自病将死，在枕上喊曰：若有好医师，能代我把病救好了，我现有长生丹药谢他，叫他吃了，好过上几百岁。”

或问：既有此药，何不自服？”答曰：卢医不自医。”

### 驱鬼符

一道士被鬼迷住，竟将淤泥涂满身面，道士高喊救命。旁人闻知，忙来啐脸救活。道士感激曰：贫道承救命大恩，今有驱鬼符一道奉谢。”

或问：既有此符，何不自救？”答曰：我是顾人不顾己的。”

### 秀才断事

一乡愚言志：我愿有百亩田稻足矣。”邻人忌之曰：你若有百亩田，我养一万只鸭，吃尽你的稻。”二人相争不已，诉于官，不识衙门，经过儒学，见红墙大门，遂扭而进；一秀才步于明伦堂，以为官也，各诉其情。秀才曰：你去买起田来，他去养起鸭来，待我做起官来，才好代你们审这件事。”

### 莫砍虎皮

一人被虎衔去，其子要救父，因拿刀赶去杀虎，这人在虎口里高喊说：我的儿，我的儿，你要砍只砍虎脚，不可砍坏了虎皮，才卖得银子多。”

死在顷刻，尚顾银子，世人每多如此，但不自知耳。

### 皇帝衣帽

一乞丐从北京回来，自夸曾看见皇帝，或问：皇帝如何妆束？”丐曰：头戴白玉雕成的帽子，身穿黄金打成的袍服。”人问：金子打的袍服，穿了如何作揖？”丐啐曰：你真是个不知世事的，既做了皇帝，还同那个作揖。”

皇帝深居九重，诚不易见，金玉妆束，想当然也。

### 皇帝世家

又一乞丐从京回，自夸：曾看见皇帝晚上出宫行走，只是那前边照路灯笼上四个字，就出奇了。”人问：是四个什么字？”丐曰：皇帝世家。”

此四字无人敢同，说谎哄人，说得到家。

### 攘羊

一妇攘邻家羊一只，藏匿床下，嘱其子勿言。已而邻人沿街叫骂，其子曰：我娘并不会偷你的羊。”妇恶其惹事，因以目睨之，子指其母谓邻人曰：你看我娘这只眼睛，活像床底下这只羊眼。”

攘羊子证，不意果应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
### 外人好看

有一富翁请酒，桌上列的食物果点，俱用木雕彩妆，或问：虽然好看，如何吃得？”翁答曰：“我只图外人好看，那里还管实在受用呢！”

此翁因图饰观，乃用木雕食物，还算多费；若不顾脸面，只用空桌请客，何等更省。

### 生豆腐

一人极富极啬，每日三餐，俱不设肴，只用盐些须，以箸少蘸咸味下饭。傍人谓曰：你如此省俭，令郎在外大嫖大赌。”翁曰：今后每顿，我也买一块生豆腐受用受用。”

笑得好二集扬州石成金天基撰集

剔灯棒(笑骗人的，改潘游龙语。)

一人晚向寺中借宿，云：我有个世世用不尽的物件，送与宝寺。”寺僧喜而留

之，且加恭敬，至次早，请问世世用不尽的，是什么物件？其人指佛前一树破帘子云：将此物作剔灯棒儿，生生世世那里用得尽。”

瞎子坠桥(笑不放下自苦的，改刘元卿语。)

有瞎眼人过一没水的溪桥，失足坠下，因两手攀住桥上螳木，兢兢的握着，心中自想：倘若失手，必落深渊，性命休矣。有过往明眼人，向瞎子说：你不要害怕，但放下手，即是实地，并不妨事，何必自讨苦恼？”瞎子不信好言，只以为旁人哄他，仍然紧攀，高声悲喊，许多时候，喊得口干，握得力败，忽然失手坠地，果是干实地，因自大笑曰：啐，早知即是实地，何久自苦耶？”

案此条见刘元卿《应谐录》盲苦条。

灭火性(笑易动怒的。)

有人虔诚要见观世音菩萨，问法于大和尚，教云：须持斋，戒急性，念念在菩萨，久之自应。”其人恐不记得，因自编三句云：吃长斋，灭火性，一心要见观世音。”时常口中念诵，如此日久，感动菩萨，试其诚否，化为道人至门求乞，见此人口念三句，道人曰：你再念一遍我听。”其人又念又问，如此三次，念人大怒曰：我已念过几遍，还来琐碎重问。”道人笑曰：我才问得几遍，你就动怒，可见火性不曾灭，菩萨如何得见！”

不戒急性，徒自害耳，岂惟不能见菩萨耶！

磕睡法(笑懒读书的。)

有一乳母乍甫养小儿，因儿啼哭不肯安睡，乳母无奈，蓦然叫官人快拿本书来，官人问其何用，应曰：我每常间见官人一看书便睡着了。”

开天窗(笑敛分金瞞昧的。)

有一人专讨便宜，凡亲朋有事，动辄为头敛分饮酒，其自己一分，屡常瞞昧不出，且剩余资入腰。阎王恨他立心暗昧，拘至阴间，命监在黑牢里受罪。其人一进牢门，即高喊曰：此屋黑暗得紧，现有几个人在这里，急急敛个分子开个天窗，也好明亮明亮。”

案明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四十九奇谑类写道：今之敛人财，而为首者齧减其物，谚谓‘开天窗’。”

拳头好得很(笑夸嘴的。)

有一人往北京回家，一言一动，无不夸说北京之好。一晚偶于月下与父同行，路有一人曰：“今夜好月。”夸嘴者说：这月有何好，不知北京的月好得更很。”其父怒骂曰：天下总是一个月，何以北京的月独好？”照脸一拳打去。其子被打，带哭声喊曰：希罕你这拳头，不知那北京的拳头好得更很。”要带哭苦声说，才发笑

知文者尊文，知武者耀武，不知皆是此人之徒。



搬老君佛像(笑搬弄人的。)

一庙中塑一老君像在左，塑一佛像在右。有和尚看见曰：我佛法广大，如何居老君之右。”因将佛搬在老君之左。又有道士看见曰：我道教极尊，如何居佛之右。”因将老君又搬在佛之左。彼此搬之不已，不觉把两座泥像都搬碎了。老君笑与佛说：我和你两个本是好好的，都被那两个小人搬弄坏了。”

案此条又见《笑赞》。

粗月(笑假谦的。)

有一人每与人比论，无不以粗自谦。一日，请客在家饮酒，不觉月上，客喜曰：今夜如此好月！”其人即拱手曰：不敢欺，这不过是舍下的一个粗月儿。”谦得不真，虽谦反惹人笑；转不若诚实为佳。

骑马败家(笑妆假脸面破家的。)

有一人极贫，将破酒瓮做床脚。一晚，夫妻同睡，梦见拾得一锭银子，夫妻商议，将此银经

营几年，该利息许多，可以买田，可以造屋，一旦致富，就可买官，但既然富贵，须要出入骑马，只是这马，我从不曾骑惯，因对妻曰：你权当做马，待我跨上来一试何如？”不觉跨重了，将破酒瓮翻倒了，床铺同身子一齐都倒在地上。夫妻嚷闹不已。邻人问之，妻应曰：我本好好的一个人家，只为好骑马，把家业都骑坏了。”

只图外边妆假脸面，却误了自己实事。

陕西诗(笑做歪诗的。)

三个陕西人，同在花园里闲坐，忽一人云：咱们今日闲着，何不各做一首诗耍耍？”就以园中石榴竹子鹭鸶为题。一人题石榴云：青枝绿音溜叶开红音浑花，咱家园里也有他；三日两日不音布看见，枝上结个大格音哥答音打平声。”一人题竹云：青枝绿音溜叶不音布开花，咱家园里也有他；有朝一日大风刮音刚，革落平声革落又革落。”一人题鹭鸶云：惯在水边捉鱼虾，雪里飞来不音布见他；他家老子咱认得，头上有个大红音浑疤。”要学陕西人说话，才发笑若做出这样好诗，才是天下第一等诗翁。

蠢才(笑鄙嗇的。)

兄弟二人同拜客，弟甚愚昧。及坐定，彼家以蟠桃干点茶，弟问兄云：此何物？”兄答云：“蠢才。”及换第二盅，以橄榄点茶，弟又问兄云：此何物？”兄又答云：蠢才。”及至出门，弟谓兄曰：适间第一个蠢才虽然酸，尚有甜味；那第二个蠢才，全是精嗇的。”

锯酒杯(笑主人吝酒的。)

一人赴席，主人斟酒，每次只斟半杯，其人向主云：尊府有锯子，借我一用。

”主问何用，客指杯云：此杯上半截既然盛不得酒，就该锯去，留他空着有何用？”

心疼(笑贪食不顾主人的。)

有人办一席果茶，遇一客将满碟核桃已吃过大半，主人问曰：你如何只吃核桃？”客曰：我多吃些核桃，图他润肺。”主人愁眉曰：你只图你润肺，怎知吃得我心疼！”

医驼背(笑只图利己，不顾损人的，改江盈科语。)

有一医人，自夸能治驼背：虽弯如弓，曲如虾，即或头环至腰，但请我一治，即刻笔直。”有驼背人信其言，请其治之。乃索大板二片，以一板放地，令驼人仰睡板上，又将一板压上，两头用粗绳着紧收捆，其驼人痛极喊声求止，医总不听，反加足力重鳞。驼背随直，亦即随死。众揪医打。医者曰：我只知治驼背，我那里管人的死活呢。”要学驼悲痛声，又学医人哭苦告饶声，才发笑

案此条出邯郸淳《笑林》又见江盈科《雪涛小说》催科条。

剪箭管(笑有事推诿的，改江盈科语。)

有一兵中箭阵回，疼痛不已，因请外科名医治之。医一看连云：不难不难。”即持大剪将露在外边的箭管剪去，随索谢要去。兵曰：剪管谁不会去？但簇在膜内的，急须医治，何以就去？”医摇头曰：我外科的事已完，这是内科的事，怎么也叫我医治？”

今之任事者，全不实心用力，每借推诿，何异于此。

案此条见江盈科《雪涛小说》任事条。

怕死(笑店家酒薄的。)

客人进店吃酒，饮一杯说一墩字，说之不休。旁人曰：想是酒薄，恐怕泻肠，连墩数次么？”客曰：非也，只有了一个墩子，让我好爬上去，才不被这薄水薰死。”

斋蚊虫(笑吃过又吃的。)

有一和尚发愿，以身血斋蚊，少晚，蚊虫甚多，痛痒难忍，用手左右乱打。旁人问说：老师既然斋蚊，因何又打他？”僧曰：他吃过又来吃，我所以打他。”

画刀(笑酒店换水的。)

酒店烦人写卖酒的招牌，其人写完，乃于牌头画刀一把。酒店惊问：画此何用？”答曰：我要这刀来杀杀水气。”

贸易人不可笑，若贸易换假哄人，须笑改之。

市中弹琴(笑不知音的，添改李笠翁语。)

一琴师于市中弹琴，市人以为琵琶三弦之类，听者甚多，及闻琴声清淡，皆不喜欢，渐次都散。惟一人不去，琴师喜曰：好了，还有一个知音，也不辜负我了。”其人曰：若不是这搁琴桌子是我家的，今伺候取去，我也散去多时了。”

寿字令(笑说不利话的。)

有赴寿筵说寿字酒令，一人曰：寿高彭祖。”一人曰：寿比南山。”一人曰：受福如受罪。”众客曰：此话不独不吉利，且受字不是寿字，该罚酒三杯，另说好的。”其人饮完又率然曰：寿夭莫非命。”众嗔怪曰：生日寿诞，岂可说此不吉利话？”其人自悔曰：该死了，该死了。”

吃水(笑请客慳嗇的。)

有一人请道士祈祷，不肯买三牲，道士说：不必，只用净水三碗，就可供养。”主人甚喜。少刻，道士焚香毕，念起：天地三界诸神，都请站着。”主人问曰：一切诸神，如何请站？”道士曰：“你叫他们坐下来转吃水罢。”

偷锄(笑鹞突的。)

有告状者曰：小人明日不见锄头一把，求爷追究。”官问云：你这奴才，明日不见锄头，怎么昨日不来告状？”旁吏听知，不觉失笑。官即断曰：偷锄者必尔吏也。”追究偷去何用，吏云：“小人偷去，要锄那鹞突虫儿。”

若不明理，断事自然鹞突，应该锄他。

醋招牌(笑酒酸的。)

有一酒店，来买酒的，但说酒酸，就锁在柱上。适有道人背一大葫芦进店，问之，店主曰：“他谎说我酒酸，因此锁他。”道人曰：取杯我尝尝看。”道人咬着牙吃了一口，急急跑去。店主喜其不说酸，呼之曰：你忘记葫芦了。”道人曰：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留着踏扁了做醋招牌。”

醋店招牌，每用葫芦样，所以道人留以卖酸酒。

虎诉苦(笑和尚化布施的。)

和尚携经一部，铙一副，下乡代人家做佛事。忽遇一老虎扑来，和尚惊慌无措，抛铙击之。虎张口接住，嚼碎吞下。和尚更怕，又用经抛去，虎见经来，急转头跑进洞，小虎问曰：父亲搜山，何来之速也？”虎曰：好晦气，我遇着一个和尚，只吃他两片薄脆，他就抛下缘簿来化我，亏我跑得快，不然叫我把甚的布施他。”

游山水而缘簿跟随，最杀风情，急须嘲笑。

不打官事(笑说晦气话的。)

徽州人连年打官事，甚是怨恨。除夕，父子三人议曰：明日新年，要各说一吉利话，保佑来年行好运，不惹官事何如？”儿曰：父先说。”父曰：今年好。

”长子曰：晦气少。”次子曰：不得打官事。”共三句十一字，写一长条贴中堂，令人念诵，以取吉利。清早，女婿来拜年，见帖分为两句上五下六念云：今年好晦气，少不得打官事。”

比送殡(笑说失志话的。)

痴儿好说失志话，因姊丈家娶亲，父携儿同往赴席，儿方欲开言，父曰：他家娶亲喜事，切不可说失志话。”儿曰：不劳你吩咐，我晓得：娶亲比不得送殡。”

不识自妻(笑忘事的，添改艾千子语。)

有一人最忘事：行路则忘止，睡下则忘起。其妻患之，向说曰：闻某处有个艾夫子，滑稽多知，能愈膏肓之病，何不往求治之？”其人喜从，于是乘马挟箭而行。才出门，走未多远，忽然大恭急迫，因而下马出恭，将箭插于地下，将马系于树上。出恭完，向左边一看，见自己原插的箭，即大惊曰：怕杀人，怕杀人，这枝飞箭还亏射在地下，若再近一些，射着我身子，我的性命休矣，此天大之幸也。”向右边一看，见自己原来的马，即大喜曰：虽受虚惊，且喜牵得他人遗下的一匹马来，落得骑骑。”因引辔将旋，忽自己踏着适才所出的大粪，顿足大恨曰：是谁人出的大恭，将我一双好靴子，竟污脏了，真是可惜！”于是鞭马反向原路而回，少刻抵家，徘徊自己门外曰：此处不知是何人居住的房屋，莫不是艾夫子所寓之处耶？”其妻闻声自内出见，知其又忘也，因而骂之。其人失张失志怨恨曰：大娘子，你与我素不相识，与你并不干涉，何苦就出语伤人，岂不是自己多事耶？”

骂放屁(笑做坏事赖人的。)

群坐之中有放屁者，不知为谁，众共疑一人相与指而骂之，其人实未曾放屁，乃不辩而笑，众曰：有何可笑？”其人曰：我好笑那放屁的也跟在里头骂我。”

此可以为彼觅良心之法，又可以为息谤之法。

要猪头银子(笑无理乱说的。)

一人新年出门，偶遇空中飞鸟遗粪帽上，以为不祥，欲求神谢解，因向屠家赊一猪头用讫，屡讨不还。一日，屠人面遇曰：不见你多日了，该的猪头银子，也不可再迟了。”答曰：迟是迟了，只是我有一譬喻对你说：譬如这个猪不曾生头，也来向我要银子罢。”屠人曰：乱说，那有猪没头的。”曰：既然此说不通，还有一说：譬如去年我还了银子，你用过也没有了。”屠人曰：一发乱说，若去年讨得来用，又省下我别的银子了。”欠人低头深吟曰：此说又不通，我索性对你说了罢：譬如这堆鸟粪撒在你的头上，怕你自己不用猪头禳解，那里还有银子留到而今呢？”

转债(笑假完还的，改李笠翁语。)

一人借银六两，每月五分起息，年终该利三两六钱，不能还，求找四钱，换十两欠帖，许之；次年十两加利，年终该六两，又不能还，求找四两，改二十两欠帖，亦许之；至第三年本二十两，利十二两，共该三十二两，又不能还，求找八两，换四十两文契。主人迟疑不发，债户怒曰：好没良心，我的本利，那一年不清楚你的，你还不快活呢？”

丢虱(笑揭人短的。)

有人在众客内，被虱咬身痒，将手摸得一虱，暗暗丢在地下，因装体面曰：我只说是个虱子的。”座中一人寻至丢虱之处，向众指虱曰：我只说不是个虱子的。”

飞虱(笑剥削的。)

有人在众座间，于自身摸得一虱，已被人看见，只得掩饰云：是那里飞来的一个飞虱。”随将虱攢去，有一人即起身寻见此虱，以手招虱云：虱子虱子，你快些飞了去，你快些飞了去。”

屁响(笑驳掩饰的。)

有人在客座中偶然放一响屁，自己愧甚，因将坐的竹椅子，摇拽作响声，掩饰屁响。有一人曰：这个屁响，不如先一个屁响得真。”

忘记端午(笑东家短先生节礼的，改陈大声语。)

先生教书，适遇端午节，因无节敬，先生问学生曰：你父亲怎的不送节礼？”学生归家问父，父曰：你回先生，只说父亲忘记了。”学生依言回复先生，先生曰：我出一对与你对，若对得不好，定要打你。”因出对云：汉有三杰：张良韩信尉迟公。”学生不能对，怕打，哭告其父，父曰：“你向先生说：这对子出错了，尉迟公是唐人，不是汉人。”学生禀先生，先生曰：你父亲几千年前的事，都记得清白，怎么昨日一个端午节就忘记了？”

门上贴道人(笑心毒貌慈的。)

一人买门神，误买道人画，贴在门上，妻问曰：门神原是持刀执斧，鬼才惧怕，这忠厚相貌，贴他何用？”夫曰：再莫说起，如今外貌忠厚的，他行出事来，更毒更狠。”

怕臭(笑不自量。)

挑黄鱼担行步的甚是健快，有乘轿人，因雇之抬轿，不意走得极缓，乃怪而问之，轿夫曰：“黄鱼是怕臭的，相公是怕甚的呢？”

乘轿之人，俱各抚心自问，臭与不臭否？凡官员、乡宦以及医生，有用无用，可愧不愧，都要自量。

摆海干(笑闲荡败家的。)

一人专好放生，龙王感之，命夜叉赠一宝钱曰：此钱名为摆海干，你将此钱在海中一摆，海水即干，任将金银取去。”其人日日摆此钱，遂致大富。后来偶将此钱失去，无可奈何，日日将手指在海中摆来摆去。一日撞见夜叉曰：你钱都没了，还在这里摇摆什么？”

不务本分，日日摆来摆去，只有摆出的，没有摆进的，那怕不干！急早改悔，还略留些。

爆竹(笑太省的。)

世俗岁朝开门，要放爆竹三声，最怕不响。一人向众曰：我家每年元旦，只用戒方在桌上狠拍三拍，既不费钱，又不愁火烛，且三炮个个是响的。”

若把桌子拍裂了，反有多费。

画行乐(笑太鄙吝不做人的。)

一人极鄙吝，请画师要写行乐图，连纸墨谢仪共与银三分。画师乃用墨笔于荆川纸上画一反背像。其人惊问曰：写真全在容貌，如何画反背呢？”画师曰：你这等省银子，我劝你莫把脸面见人罢。”

干净刀(笑虑小不虑大的。)

一人犯罪当斩，临绑时解开衣服，自己用手连拍胸前，人问何意，此人说：恐怕伤了风，不是顽的。”绑行半路，忽闻鸦鸣，此人叩齿三通，诵“元亨利贞”七遍，人问何意，此人说：鸦鸣主有口舌，诵此免得与人相角。”绑至杀场，临开刀时，向刽子说：求你用粗纸将刀口擦干净了；我听见剃头的刀，若不干净，剃了头，就要生疮，今刀若不干净，倘如害起疮来，几时得好？”

醉猴(笑舞酒的。)

有人买得猴狲，将衣帽与之穿戴，教习拜跪，颇似人形。一日，设酒请客，令其行礼，甚是可爱。客以酒赏之，猴饮大醉，脱去衣帽，满地打滚。众客笑曰：这猴狲不吃酒时还像个人形，岂知吃下酒去，就不像个人了。”

酒须少饮，若或大醉，则为害甚多，有人形者鲜矣。

风雨对(笑撒酒风的。)

一教书先生喜饮，且撒酒风。偶出一字对与学生对曰雨，学生对以风对，既而添成三字曰：“催花雨。”即对曰：撒酒风。”又添为五字曰：园中阵阵催花雨。”即对曰：席上常常撒酒风。”先生曰：对虽对得好，只不该说我先生的短处。”学生对曰：若再不改过，我就是先生的先生了。”

此徒借对讽师，言行胜于师矣。

米坛(笑小见的。)

一穷人积米三四坛，自喜大富。一日，与同伴行于市中，闻路人相语曰：今岁我家收米不多，只得三百余担。”穷人语其伴曰：你听这人说谎，不信他一个

人家，就有这许多盛米的坛子。”

以管窥天之人，叫我如何与他共论经济大事。

直直腰(笑儿女奢用的。)

父昼寝，子女二人于父身盖的被上对打双陆，子呼曰：红红红。”女呼曰：六六六。”父惊醒叹曰：儿子要红，女儿要六，也让你老子直直腰着。”

头发换针(笑女要妆奁的。)

女儿临嫁，席卷房中什物，父于晚间从窗隙潜视听，女儿灯下自言曰：这几件衣服带了穿去，这几件器物带了用去。”父掀须微笑，不觉须透窗内，女才寻住曰：这把乱头发也带了换针去。”

女知体量父母，其后必昌。

藏贼衣(笑谋算人反被人谋算的。)

有一贼入人家偷窃，奈其家甚贫，四壁萧然，床头只有米一坛；贼自思将这米偷了去，煮饭也好，因难于携带，遂将自己衣服脱下来，铺在地上，取米坛倾米包携。此时床上夫妻两口，其夫先醒，月光照入屋内，看见贼返身取米时，夫在床上悄悄伸手，将贼衣抽藏床里。贼回身寻衣不见。其妻后醒，慌问夫曰：房中习习索索的响，恐怕有贼么？”夫曰：我醒着多时，并没有贼。”这贼听见说话，慌忙高喊曰：我的衣服，才放在地上，就被贼偷了去，怎的还说没贼？”

问日字(笑不信指教的。)

或问日月的日字如何写，人教之曰：口字长些，中横一画。”其人用笔依说写成，看了半晌，大喊曰：你捉弄我太甚，你只仰看天上日头形象，是个圆圆的，从来不曾有一个方日头。”人曰：“这个真是日字，并不捉弄你。”或人再看了，忽又大喜曰：细看这字的样子，分明就如个帽盒一般，此定然是个盒字。”

不听好人指教，只凭一己混为，岂不错误。

辩鱼字(笑自恃聪明的。)

或问鱼字如何写，人即写鱼与之。或人细看鱼字形体，摇头曰：头上两只角，肚下四只脚，水里行的鱼，那有角与脚？”人问曰：此真是鱼字，你只说不是，竟依你认是甚的字呢？”或人曰：“有角有脚，必定在陆地上走的东西，只看鱼字写得大小何如，才有定准：若鱼字写大些，定是牛字；写中等些，即是鹿字；倘如写得细小，就是一只羊了。”

虽有聪明，不肯听教，也是枉然。昔苏东坡问王安石：坡字何解？”王曰：坡者，土之皮也。”苏笑曰：然则滑者水之骨乎？”以安石如此聪明，尚不可妄解，何况不及安石者耶。

代绑(笑贪迷不听好话的。)

一斩犯知某处有呆子，将银百两，呼来哄诱曰：这许多银子，送与你买许多好衣穿，买许多好食吃，妻子家口，都沾光润；迟些时，有官来查人，只烦你点个名儿，代绑一绑，就放你回家，享用个不了。”那呆子听完，见白银排列满桌，连忙依允，将银携回。邻有长者闻知，即来劝曰：这银子快些交还他，若是主意不定，或误听人话，将银子用了，不久连自己的身命都丧了，虽遗留万金，何处用度？此时懊悔不来，有谁人来救你。”呆子摇头曰：我眼看这许多白晃晃的银子，退与他人，自己反过那艰难困苦日子，真是痴呆。我不信你的迂话。”愈劝愈辞，长者无奈，叹息而回。呆子竟自动银，食用奢华，阖家大小，甚是快乐。不多时，官司公文到了，唤呆人点名答应，刑官判斩，绑赴法场。众亲友埋怨，万不该贪财舍命。呆子哭曰：我只为不听好话，致有今日。我而今已乖了，吃亏也只是这一遭。”

判棺材(笑为官贪脏的。)

有张贾二姓，合网得一尾大鱼，各要入己，争打扭结到官，官判云：二人姓张姓贾，因为争鱼厮打，两人各去安生，留下鱼儿送与我老爷做酢。”因而逐出。两人大失所望，俱各悔恨，公议假意同买一棺材，争打到官，料官忌讳凶器，决不收留，只看他如何决断。官判云：二人姓张姓贾，为买棺材厮打，棺盖与你们收去，将棺材筐底送与我老爷喂马。”

官要假装官体，当人面前，不便将棺材全具留下，背着人即配上盖子，自己受用。

有天没日(笑为官昧心的。)

夏天炎热，有几位官长同在一处商议公事，偶然闲谈天气酷暑，何处乘凉，有云：某花园水阁上甚凉。”有云：某寺院大殿上甚凉。”旁边许多百姓齐声曰：诸位老爷要凉快，总不如某衙门公堂上甚凉。”众官惊问何以知之，答曰：此是有天没日头的所在，怎的不凉。”

昔苏州有一僧能诗，颇捷给诡谗，因本地郡守甚贪，途遇郡守试以诗。僧请诗题，守指官伞为题。僧立成一绝云：众骨钻来一柄收，褐罗银顶复诸侯，常时撑向马前去，真个有天没日头。”守闻之，自惭不已，尽改所为，此僧可为善于讽刺也。

穿树叶喝风(笑待下忍心的。)

有一婢因主婆甚是严啬，即每日饭食，再不能饱，时常忍饿。婢一日向西风张着口且吸且咽，主婆见而怪问之，婢曰：小人肚中常常饥饿，我在此学一喝西风法，若学得会，即不必吃饭，可以只是勤劳服侍了。”主婆大喜曰：你须上紧习学，我存了许多干树叶，我今日用针线联成衣服交与你，因你饮西风，不



吃我的饭，再不把件衣服与你穿，那旁人就说我主婆没良心了。”

讲赵钱孙李(笑有钱骗人的。)

童子读《百家姓》，首句求师讲解，师曰：赵是精赵的赵字。”因苏州人说放肆为赵也。“钱是有铜钱的钱字，孙是小猴孙的孙字，李是张三李四的李字。”童子又问：此句可倒转来也讲得么？”师曰：也讲得。”童曰：如何讲得？”师曰：姓李的小猴孙，有了几个铜钱就精赵起来。”

夫人属牛(笑为官贪敛的。)

一官寿诞，里民闻其属鼠，因而公凑黄金铸一鼠，呈送祝寿。官见而大喜，谓众里民曰：汝等可知道我夫人生日，只在目下，千万记着夫人是属牛的，更要厚重实惠些；但牛像肚里，切不可铸空的。”

妓家哄人，惯以做生日为名；说牛夫人，颇有技术。

案此条又见《笑府》卷上刺俗。

胜似强盗(笑为官贪酷的。)

有行一酒令，要除了真强盗之外，亦如强盗者，一人曰：为首敛钱天窗开。”一人曰：诈人害人坏秀才。”又一人曰：四人轿儿喝道来。”众哗曰：此是官府，何以似盗？”其人曰：你只看如今抬在四人轿上的，十个倒有九个胜似强盗。”

剥地皮(笑贪官回家的。)

一官甚贪，任满归家，见家属中多一老叟，问此是何人，叟曰：某县土地也。”问因何到此，叟曰：那地方上地皮都被你剥将来，教我如何不随来。”昔有咏回任官曰：来如猎犬去如风，收搭州衙大半空，只有江山移不动，也将描入画图中。”但恐土地神后，跟有若干冤魂怨魄，必要剥的地皮仍然剥完了，加上些利息，方才得散。

乡人看靴形(笑贪官遗爱的。)

一乡庄人欲到城市游玩，因拉城市人同往，将进城看见城门外高竿木架悬挂人头，惊问其由，城市人答曰：这是强盗劫夺人的财物，问了梟斩的罪，把盗杀了，将头悬在这里示众的。”及至走到一官府衙门前，又看见悬吊木匣，外面画靴形，乡人自己点头曰：是了是了，城门外挂的是强盗头，这衙门上匣内盛的一定是强盗脚了。”

凡官员去任，里民脱靴，置一木匣画靴形，高悬衙门上，不知始自何人，想亦寓有悬挂其足，警醒后官清正，切莫贪盗之义耳。

不磨墨(笑富贵相迂执坏事的。)

有一世家子，颇能文，初赴童试讫，父令诵文，谓必首选，及揭案竟不录，父怪之以让县尹，尹检视原卷，则是用笔淡如薄雾，乍有乍无，不可辨识。父回

家怒，罚其子跪于阶下，厉声责问。对曰：只因考场中没得童子在旁代我磨墨，只就黑砚上抻写，所以淡了。”

如此(笑监生不知文的。)

一试官定要拘监生同考，有一监生至晚不成篇，乃大书卷面曰：因为如此，所以如此，若要如此，何必如此。”

试官当答曰：你能写如此，我竟免你如此，切莫倚着如此，可惜破坏了如此。”

放屁文章(笑秀才不读书生事害人的。)

一秀才能言，惯会帮人讼事，县官憎嫌，教之曰：为士者，只应闭户读书，因何出入衙门，如此举动？想汝文章必然荒疏，本县且出题考汝，好歹定夺。

”因出题令其做文，半晌不能成句，反高声曰：太宗师所出题目甚难，所以迟滞，求再出一题，若做不出，情愿领罪。”官为一笑，正在另想题目时，忽撒一屁，因以放屁为题，令其着笔。这秀才即拱揖进辞曰：伏惟太宗师高耸金豚，洪宣宝屁，依稀乎丝竹之音，仿佛乎麝兰之气，生员立于下风，不胜馨香之至。”县官听完大笑曰：这秀才，正经的好文章不会做，放屁的坏文章偏做得好。本县衙门东街，有个万人粪坑，叫皂隶即押他在粪坑边立着，每日领略些麝兰香味，免得他闲着生事害人。”

秀才但做坏事害人者，即罚在粪坑边吸臭气，只须罚不多人，其余皆敛迹矣。”

吃粮(笑生员不通吃粮的。)

粮长收粮在仓，怪其日耗，潜伺之，见黄鼠群食其中，亟开仓掩捕。黄鼠有护身屁，放之不己。粮长大怒曰：这样放屁的畜生，也吃了我粮去。”

川字(笑蒙师识字不多的。)

一蒙师只识一“川”字，见弟子呈书，欲寻“川”字教之，连揭数页无有，忽见“三”字，乃指而骂曰：我各处寻你都不见，你倒睡在这里。”

骂的人多(笑庸医害误多人的。)

病家请医看病，医许以无事，费多金竟不起。病家恨甚，遣仆往骂之，顷间便回，问曾骂否，仆曰：不曾。”问因何不骂，仆曰：他家骂的人甚多，教我如何挤得上。”

不该骂，还该重打，打他个不肯用心习学。

腌蛋(笑强不知为知的。)

甲乙两呆人偶吃腌蛋，甲讶曰：我每常吃蛋甚淡，此蛋因何独咸？”乙曰：我是极明白的人，亏你问着我，这咸蛋，就是腌鸭子生出来的。”

若问变蛋，不知如何应答。

争骂(笑假道学的。)

两人途中相骂，彼曰：“你没天理。”此曰：“你更没天理。”彼曰：“你丧良心。”此曰：“你更丧良心。”有师徒过路闻之，谓徒曰：“汝听这两人讲得好学。”徒曰：“这等争骂，何为讲学？”师曰：“说天理，说良心，岂非讲学？”徒曰：“既讲学，为何争骂？”师曰：“你看而今讲道学的人，见了些须微利，就相争相打，何曾有个真天理良心的？”

要没理丧心之人，须在读书讲道中寻之。

案又见《应谐录笑林》。

砣落户内(笑生艺生理哄骗不实的。)

一皮匠生平只用皮底一双，凡替人砣鞋，出门必落，每每尾其后，拾取回来，以为本钱。一日尾之不获，泣曰：“本钱送断了。”及至归家，见底已落在自己户内。

做各行买卖手艺，皆本分生理，切不可炒笑。若以虚伪哄骗，良心已丧，则不可不笑令悔改。